

姓名：辛辰 学号：2012213457 专业：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试验班

浅析《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视角

摘要：在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里，作者巧妙运用了多角度流动叙事的叙事策略，在众多方面体现了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本文从具有代表性的双文化视角与多角色内聚焦模式方面简要分析其叙事艺术。

关键词：土耳其文学；帕慕克；叙事视角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是叙事文的典型案例，在这本厚达五百页的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多种叙事技巧，以达到最佳的叙事效果。层层剥开的情节好比一个精巧的迷宫，呈现出思维交叉的网状结构。每一章都变换视角使得故事被打碎成多面棱镜，折射出不同的线索走向。

一、双文化视角——东方与西方

细密画是这部小说的关键物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要了解这一绘画技法在伊斯兰世界的意义。在小说中被谋杀的画家高雅先生和姨夫大人生前都接受了苏丹陛下的秘密委托，要用法兰克画法来描绘苏丹王国全景，高雅很恐慌西方技法对传统细密画的侵蚀，橄榄害怕他将事情公之于众为整个画坊招灾，于是橄榄杀死了高雅。传统的细密画是二维平面绘画，是以真主之眼观察世界；而西方的法兰克画法采用的是三维立体透视法，强调个性，违背《古兰经》的规则。在细密画与法兰克画法的冲突之中，寓意的是东西方的文化交融与冲突。因此在2006年作者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也正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作者着眼于描绘奥斯曼帝国时期混乱的文化交流状况，中西文化艺术的冲突和宗教信仰的矛盾，在小说里也就蕴含了中西两个文化视角。

二、视角的变化——内聚焦模式的创造性运用

在全书的59章里，十二章命名为“我的名字叫黑”（第2、7、11、20、22、27、33、36、40、42、49、52），八章命名为“我，谢库瑞”（第9、16、26、30、32、34、48、59），六章命名为“人们将称我为凶手”（第4、18、23、28、46、58），五章命名为“我是你们的姨夫”（第5、17、21、29、37），类似，其他的章节名为“我是一个死人”、“我是一条狗”、“我是奥尔罕”、“我是艾斯特”、“我是一棵树”、“人们都叫我‘蝴蝶’”、“人们都叫我‘鸛鸟’”、“人们都叫我‘橄榄’”等等，共19个角色，20种声音，交错变换。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在视角的选择上采用了多角色内聚焦模式，叙述角度随聚焦人物的变化而变化。各个人物讲述所看到的不同事件，或者是相同的事件，但由不同的聚焦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叙说。

如果把小说中以某一人物为叙述者的章节都分别组合，例如将第2、7、11、20、22、27、33、36、40、42、49、52章这些由黑来讲述的章节串在一起，会奇妙地发现这是一个基本可以独立出来的叙事圈，叙述了黑离家二十年之后重返家乡和与谢库瑞的爱情故事；同理将姨夫的经历串在一起，可以梳理出他领受苏丹的秘密委托作画的线索，以此类推，每个角色都有自己完整的故事，但是被作者巧妙地切割成碎片，移花接木，拼接

起来。各个圈子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单独看哪条线索都不复杂，然而绞在一起之后就有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效果。

为了使变换视角之后的衔接不生硬，作者在每章结束与开始处皆有巧妙安排。例如在第二章“我的名字叫黑”结尾是黑进了一家咖啡馆，看见“一个说书人，坐在火炉旁的高台上，他挂起了一幅图画，粗糙的纸上有一条狗”^[1]，本章结束。下一章名为“我是一条狗”，开头就承接着黑的叙述，狗开始说自己的故事，衔接得自然而颇具匠心。视角在不停的变换，却并没有阻碍叙述的流畅性。

变换视角的好处在于：

首先可以让角色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叙述自己的经历，因为这种多角度第一人称叙述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角色自身感知与体会的抒发，拉近了叙述人“我”和被叙述人事的关系使得角色的叙述显得真实可信；

再者，内聚焦模式使得每件事都被严格地限制在角色本人的感知之下，角色都各执己见，真实的客观世界的状况一无所知，使情节的推进笼罩在迷雾与疑云之中，渲染了整部小说的悬疑气氛；

另外，每位叙述者的经历形成交叉网状排列，互相佐证、质疑、戳穿，使凶杀案的线索搅成一团，吸引读者分析各个叙述者的言语行为来摸清逻辑，这对小说的情节推动起到了作用。作者要表现多方的话语，从而平衡混乱的局面，不让情节发展受到单一限制。多维的角色体验也大大丰富了行文色彩，叙事结构被打碎成为小团块，将话语权赋予不同视角下的不同生物，一个人，一只狗，一块金币，死人，小孩，或者凶手，都成为话语的一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叙述者身上，作者有意突破了生与死、人与物的界限，第一章名为“我是一个死人”，开头就是“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2]死人当然是不能够讲话的，但是作者偏偏安排一个死人的独白来开启全文。他的作用是直接引出这桩凶杀案，并在一开头就设置悬念。除了死人，还有章节是以一棵树、一块金币这样的静物为叙述者，有的是狗、马这些动物，更有红、死亡这样不具形体的东西，他们统统作为叙述者，构建一座线索纠缠不清的迷宫。他们的存在体现出，作者希望让牵涉到情节发展的每一个角色都参与到叙述中来，以更好地丰富作品的叙事结构。

在《红》里，一些元素强烈地暗示另一些元素是不可信的，叙事声音在现实或伦理上所创作出来的文本特征削弱了叙事声音本身。这里的不可靠叙事策略减少了叙述者与读者在阐释、感情或伦理上的距离，缩小了二者之间的缝隙，甚至在某些时刻能让读者融入叙述者的迷宫之内。例如，死人和静物都是不能说话的，而文中让死人、画中的狗和树、不具形体的死亡，都来叙述自己的经历和见解，读者明知道他们不可能说话，知道他们的阐述是不可信的，却乐于从他们的故事里提取故事线索，理清全盘思路。伦理和科学上的距离都不再是距离，真正的距离只存在于真相和假象之间，而这恰恰是作者最希望读者去探究的地方。

综上，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使小说将谋杀、爱情和宗教等大众感兴趣的通俗小说元素融入历史冲突和文化冲突，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叙事迷局。

参考文献：

[1][2]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自第10页、第5页。